

献给林三渔的花

■沈轶伦

一

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每一天，每一个学生都会和他打招呼。因为他永恒地坐在进校门第一幢建筑的大厅里。

日复一日，学生们在这间大厅排队，等候去风雨操场、去二楼的礼堂，或者三楼和四楼的生化教室，都会经过他。我们挨个儿上前，亲热地摸摸老人的脸或者额头。这幢建筑也是校内最高建筑，顶层是图书馆。我喜欢钻进书架边的窗后，在窗后和窗帘围成的秘密空间里，俯瞰楼下，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楼下进校门的花圃南侧卧着一弯袖珍池塘，池塘里立着一只白球雕塑。白球由三条鱼的曲线构成——三鱼致敬的是林三渔先生名字的谐音，我所在的大楼也因同样的原因得名三渔楼。

我在1987年5月10日星日的报纸里找到关于林三渔的报道：

“在上海徐汇区田林新村这个新落成的居民社区里，由旅日爱国华侨林三渔资助兴建的上海市实验学校举行落成典礼。”“林三渔在上海市实验学校的落成典礼上激动地说：‘我是浙江省青田县人，旅居日本70余年。我衷心希望祖国繁荣富强。’”言语朴素的他，捐赠70余万元用以建设三渔楼，就在我母校落成同年秋天，林三渔先生在日本去世，享年85岁。他的名字留在了日本，留在了上海的这所学校里，留在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筑和奖学金里，留在了近40年每个进进出出这所学校的师生的生活里，也留在了我的整个童年里。谁能忘记童年呢？但我从来没仔细去想过，林三渔究竟是谁？在成为大楼的名字和雕塑之前，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有过怎样的生活？

这个春天，从福州回上海的路，一个熟悉的地名偶然跃入眼帘：青田。我想到林三渔先生，上网搜索，他的故居就在这里——浙江省青田县罗溪村。按照导航开车进入村子，青山四合，安安静静的小径的尽头，村口大树下的小径，通往一排石垒的小屋，黛瓦木檐，春天和煦的阳光照在房子前的花坛上，花坛门口矗立着雕塑，这是一尊站像。

边上的立牌上写着“林三渔先生在此生活17年后与乡友远赴日本，从打杂工起步发展成成为爱国实业家，是青田华侨的杰出代表和侨爱家乡的楷

模。上海、杭州、丽水及青田各地都有他捐资乐助的身影。他受到了周恩来、江泽民、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端详着雕塑的脸，这张在现实世界里从未见过，但印刻在我整个童年的面孔。

三渔先生拄杖而立，似是故人归。

二

其实在我入校的那年，去过一次青田，那是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个夏天。作为师生代表团里的成员之一，我和老师们一起从学校出发。校车正是从白球雕塑前的三渔楼出发，在那个没有高速公路网的年代，这次旅程漫长而遥远，车子几乎开了整整一天，印象里车入浙江山区，道路崎岖蜿蜒，车里也没空调，好几个女老师已经晕车。等到青田的时候已经是入夜，黑暗中，一切凉爽下来。青田中学的校门大亮，穿着的靛蓝短袖衬衫的校长和青田中学的师生们请我们一行人进校休息。四野开阔，是久居城市很难看见的大片无遮拦的天空，那幢矗立在群山怀抱中的礼堂灯光大亮，像一颗星闪耀。它也冠着同一个名字：三渔礼堂。

老师们说起一只花篮，“他预先把钱藏在花篮的夹层里。让朋友到机场送别的时候，送给他花篮，这样就把钱带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日本人不允许他带那么多现金回国。”“我听说他还在花篮里藏了金条，就为了带回来。”“总之，他是想尽办法带回来。”

那次“公务”活动，大人们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如今还存在我记忆里的，是青田中学边石垒黛瓦的传统民宅，是远处山坳里美丽的梯田，是清晨既江边首尾相连的乌篷船，是埠头上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的人们，等待着渡船带他们去对岸，一个比我年纪大些的，穿着红色塑料凉鞋的女孩，告诉我林三渔先生生前青田中学送给学生的娃娃每人一支英雄牌钢笔，用在这时堪称奢侈品的钢笔，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她走过来问我：“在上海能不能看到大海呢？”她看了四周的群山，接着说：“海的那一边是什么呢？”

海的那一边是什么呢？童年的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林三渔想过。1918年，年轻的他怀揣着一点点家底凑来的银圆，沿着乡亲前辈的足迹，从位于罗溪村的家前往四都港，前往前程未卜的海外。

青田名字虽美，但因为“九山半水

半分田”耕田少，倒逼此地的人们敢向外求生。早在光绪年间的县志记载里，就有青田人出国谋生、贩卖石雕，再带回欧洲的商品回国贩卖，或在海外开作坊、旅店、饮食店，艰难求生。

在关于青田的侨乡历史的介绍里，写下了邹福奋先生20世纪30年代赴欧考察的记录：“在瑞士的中国留学生。此外便是来往于中国青田籍的小贩约百余人”“在安特卫普(比利时)和荷兰，当时也常见青田人”。

在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中国，为客观生计所迫，青田人早早开始远渡重洋，而这也反过来养育了此地一代一代青年敢于向外走的闯劲，而且，他们往往是出去一个人，就带动一个家族，一个村带动一个乡镇，在海外形成青田社群。青年林三渔也这样跟随亲友，从青田四都港出发去东洋。从挑煤、干苦力开始，一直到积攒下钱，开设了“四海楼”餐馆，并在浅草创办了游乐场。

这里头是一部怎么样的商业传奇呢？这个中细节，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

我在浙江侨联的资料里找到周松一2019年去日本时与三渔先生后人访谈时留下的文字：

“浅草寺前游人如织，雷门的大红灯笼下，满是欢笑的年轻面孔。他的外甥把我带到一片繁华的商业区里，大致确认了他当年游乐场的的位置。地早已深埋在现代建筑之下，无迹可寻。”周松一在整理浙江侨史时看到了林三渔“在东京那间十六平方米的公寓照片。一张小圆桌，一个壁柜，一张榻榻米，如此而已。壁柜上层放铺盖，下层挂衣服，几件半旧的西装，熨烫得极为平整。桌上有一盏台灯，一个算盘，一沓信纸。窗台上有一小盆茉莉。这就是一位在异邦经营着数家餐馆与游乐场的实业家的家”。

就是这样一位吃尽苦头才在异乡好不容易立足的老人，从20世纪中叶开始，克服各种困难回国捐款，累积数百万元。26年间，他以老笔之躯支撑起四十几次的往返，让这一笔笔捐助，化成了青田中学的礼堂、让乡亲们走出大山的公路、杭州华侨大楼的基石……还有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来上海捐赠的我母校的大楼。

三

回到青田县城，车停在青田的体育馆路，从这里走到江边，我印象中，那些石垒的黛瓦旧屋早就被各种现代化的建筑和欧式的楼宇群取代。向



林三渔资料照片

四周望去，目力所及范围内，江面上横跨着塔山大桥、景云大桥、太鹤大桥，车流往来便捷。青青的甌江上，也不再有我记忆里的乌篷渡船来回摆渡。

媒体笔下的青田，如今“日均售出咖啡约1.5万杯，年均消耗咖啡豆80吨；位于山区，却拥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十余种商品……”数据显示，人口不到60万的青田，约有38万华人华侨群体，遍布146个国家，几乎每个青田人都有说得上的海外关系。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和青田一样充满异域风情的县城”。

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称这座房价与省会城市杭州齐平的县城是“浙江小欧洲”——这只是暂时的，我想，总有一天，“欧洲”不会成为一个形容词，有一天人们会指着欧洲或者其他国家的某个城市说，这里真漂亮，好像小上海、小杭州、小青田……因为就像林三渔先生在我母校上海市实验学校落成时说的， “祖国强大了，我们海外赤子也感到自豪，所以我要尽自己能力为祖国建设做些有益的事情”。

夜幕降临，我准备回上海了。车子经过江边，遥遥可见太鹤大桥上不断用光束变化色彩，打出“我爱青田”“侨乡”的字样。沿江东路上，各种意大利菜馆、西班牙菜馆和咖啡店林立，亮出红红绿绿的招牌，人们在江边燃放烟火、散步、唱歌、直播，真热闹啊！

37年前的夏天，那个既江边青田女孩在这里问我的问题，“海的那一边是什么呢？”

甌江的那一边，激光正打出花束的形状，那是献给这座城市的花束，是献给一位像林三渔先生那样平凡也不平凡的水手的花。谢谢他曾跨越山海归来，让素不相识的学生因此受惠。我把拜访林三渔先生故居的照片发在我实验学校的同学群里，大家纷纷献上表情花束，天涯共此时，无论过去多少年，此情不忘。

江的那一边，山的那一边，时间的流逝，或者海的那一边，都是一颗永远与家连着的心。

■许丽虹

跟着《太平年》游浙江成为文旅爆款，一部剧带火浙江多座城。

杭州钱王祠成为市民及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若要问九郎钱弘俶最大的爱好，钱王祠里有答案。

在钱王祠大殿一侧的厢房里，有一组反映吴越国时期杭州佛事的图片。一组组看过来，7组造像中，钱穆造1组，即圣果寺造像；钱弘佐造2组，即慈云岭造像、石屋洞造像；钱弘俶造4组，分别为霞霞洞造像、飞来峰造像、香严院造像和天龙寺摩崖龕像。

造像是个铺垫，钱弘俶最大的爱好是造塔。杭州最为大家熟知的三塔，即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它们都是钱弘俶时期所造。

六和塔所在地原为吴越国王家果园，钱弘俶舍园建塔，据传是为了镇压钱塘江的江湖；雷峰塔的《建黄妃塔碑记》是钱弘俶亲手写的，因黄妃生子而建佛塔于西湖之滨，用来供奉和安置佛螺髻发舍利；保俶塔原名应天塔，一说是钱弘俶的舅舅吴延爽为安放高僧东阳善导和尚的舍利而建，一说是为保佑被赵匡胤召去汴梁的钱弘俶平安归来而建，总之都与钱弘俶有关。

但钱弘俶造塔最经典的事迹，是效仿印度阿育王，于955年到965年敬造八万四千座阿育王塔，用以蕴藏舍利或佛经。当然，“八万四千座”并非实有，意指数量多而已。经浙江博物馆统计，目前发现钱弘俶敬造的阿育王塔共35座，包括铜塔、铁塔、银塔和漆塔。有的塔身上铸有“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座阿育王塔乙卯岁记”或“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乙卯岁”是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乙丑岁”是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

如果你想知道钱弘俶所造阿育王塔的样子，除去各大博物馆看实物外，还可以去杭州孤山的中山公园。进大门，迎面两个巨大红字“孤山”，一左一右，两座石亭叫文武亭。武亭，像一顶帽子，它是仿钱弘俶阿育王塔而造，与雷峰塔塔官发掘出土的“吴越国纯银阿育王塔”面貌一致。

阿育王塔又称“鍍金銀質寶篋印經塔”。“篋”，小箱子，古代儲物之器。相傳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為奉安釋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建造了八萬四千座形狀如“篋”的塔，叫“寶篋塔”。

钱弘俶为保四方安宁，效仿阿育王造塔的故事，制作了八万四千座同样形制的小塔，分发到吴越各地，俗称“阿育王塔”。因为为多数塔内安放的是经卷，又称“宝篋印经塔”。阿育王塔多以铁、铜、银铸造，外面涂上一层金的，又叫

■黄浪

当我们把目光从人群转向脚下的土地，会发现地图上上演着“撞名”趣事：两个地方可能隔着几百公里的山水，却共享着一个名字。

今年春节期间，一名博主因为混淆了安徽阜南县的朱寨镇与江苏沛县的朱寨镇而让朱寨这个乡镇名小小地火了一把。打开地图，跨省重名乡镇俯首可拾，依旧以安徽和江苏为例，除了朱寨镇、淮安区的南马厂街道、淮水东胡寨、两地还都有以花桥、新集、朱桥、马厂、王集、沙河、赵庄、新河、大新等命名的乡镇，此外徐州丰县赵庄镇是江苏省位置最西的乡镇，它与宿州萧县赵庄镇之间直线距离仅几十公里。

不要以为跨省地名相同一定就是巧合。安徽黄山祁门有个新安镇，江苏连云港灌南县县城也称新安镇。祁门的新安容易理解，黄山一带古称便是“新安”。其实，灌南新安也是黄山地区的古称，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其实这里旧时为徽商聚集之地，徽商思念家乡，就把这处新兴繁荣之地称作“新安”。“新安”一名把文化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南北与皖南连接在一起。不仅如此，安徽与江苏之间还曾出现一镇跨两省的情况，两地在交界处共用“丹阳”“乌江”“汉河”等地名。

跨省重名不稀奇，同一省份内甚至存在三个乡镇共用一个的情况。很多人知道江苏有三个周庄镇：一处位于昆山，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满天下；还有一处位于江阴，虽然名气不能与昆山周庄相比，但凭借经济实力登上全国百强镇榜单；第三处周庄位居里下河的兴化，在当地也属强镇。江苏还有三个岔河镇，分别属于南通如东、徐州邳州以及淮安洪泽县，与“岔河”更受欢迎的当数“新桥”：常州新北、无锡江阴、泰州靖江都有新桥镇或新桥街道，镇江丹阳曾经也没有新桥镇。神奇的是，江阴、靖江、丹阳以及常州新北区在地域上连成一片，相互接壤，这四处“新桥”都挨得特别近。而放眼长三角三省一市，“新桥”堪称重名现象中的

“金漆塔”。

阿育王塔本意是一只小小的“宝箱”。但引申到佛界，便有了丰富的含义：最下方的方形塔基意指大地，方形塔身寓意四方世界，平台寓意释迦垂迹、佛显现世；平台上山花蕉叶寓意佛佑众生，四方兴旺，塔刹则是佛城的象征，刹柱象征一条不断上升的解脱之道。

2009年初，浙江博物馆借着雷峰塔天宫阿育王塔复原之际，颇费功夫地从省内14家博物馆及收藏单位请回34座阿育王塔，再加工雷峰塔“双胞胎”中的另一座天宫阿育王塔，共计36座，举办了一场《天覆地载——雷峰塔天宫阿育王塔特展》。

可想而知，在钱弘俶31年的国王生涯中，与高僧大德往来不断。吴山大井巷有一口“钱塔第一井”，由五代吴越国师德韶所凿，南宋理宗淳祐七年，杭城大旱，唯有此井不涸。

德韶原为天台高僧，善作预言，且事后都一一应验。钱弘俶任台州刺史时，听闻德韶禅师的盛名，就请他来讲法。德韶劝其速回杭州，说：“此地非君治所，当速归国城，否则不利矣！”果然，回杭州不久，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底，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发动政变，废黜忠逊王钱弘俶，迎立钱弘俶。德韶随即被尊为国师。

钱弘俶崇佛，固然有其自身的信仰与爱好，但客观上，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

吴越国七山二水一分田，严酷的生存环境，派生出不一样的民众个性。因群山阻隔，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信仰多样，崇拜山神、水神、树神等等，巫术巫医流行。为争夺生存资源，各村、各族械斗常常发生。民风剽悍刚烈，勇猛进取，尚武轻死。早在春秋时，“吴钩越剑”已成为人们闻风丧胆的名词。要驯服如此分散且桀骜不驯的民众，难度可想而知。

杭州城里到处是佛塔、菩萨造像、寺院，钱弘俶自己“凡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者”。杭州被称为“佛国”。佛教强调慈悲为怀，无私无我，认为因果有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冤冤相报何时了。提倡忍耐顺从，积累福报。吴越立国72年，就是以佛教对民风进行熏陶，强化了这种熏陶。吴越民风里那股剽悍尚武的能量转向了。

吴越人，渐渐由“内拼”转变为“向外讨生活”，由“一言不合即动武”演变为能“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也就是说，如今浙江人的精神底色，吴越国时期的钱王有教化之功。

“王炸”：上海松江区新桥镇、马鞍山当涂新桥乡、铜陵新桥镇、台州新桥镇、宁波象山新桥镇、衢州常山新桥乡以及温州新桥街道共同编制出一幅磅礴的“新桥家族”版图。如果导航目的地是“新桥”，那绝不可掉以轻心。

省内重名也不稀奇，同一地区之内乡镇重名才称得上巧合。我们发现，苏北有较多以方位词开头的乡镇名，如泗阳南刘集乡、沭阳北丁集乡、淮阴区陈集镇、淮安区的南马厂街道、涟水东胡集镇、洪泽东双沟镇等等。这种特色乡镇名是为了区分重名而专门设置的。沭阳、沭阳、涟水、洪泽、淮阴区、淮安区都曾同属淮阴地区，淮阴地区内部县域广阔，出现较多乡镇重名会带来诸多不便，以增加方位词的方式来进行区分成为一种可行的办法。比如，因淮阴区已有一个“丁集”，位于淮阴之北的沭阳丁集前面就加了一个“北”字。而沭阳因存在一个马厂镇，其南部的淮安区的马厂镇也因此增添一个“南”字。

苏中与苏南也有类似的个例。兴化市下辖有安丰镇，相邻的宝应县也有一个“安丰”，为避免混淆，宝应的安丰被改为西安丰。但是，盐城东台也没有一个安丰镇，为什么它没有根据方位更名“东安丰”或“南安丰”？这是因为兴化、宝应都曾属扬州地区，而东台则另属盐城地区，相对不易混淆。张家港的“西张”与常熟“东张”也彼此呼应，不过它们均已被其他乡镇合并。

长三角高频地名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乡镇名的第一个字为常见姓氏，那第二个字由通名转化而来的专名，那这个地名就比较容易出现重名的情况。朱寨、朱桥、赵庄、王集等都是如此，“新”字开头的地名与一些吉祥地名也容易在各地开枝散叶而致重名。

当然，对于有些看似不会出现重名的地名也大意不得。比如从南京返回上海崇明，看到南京地铁S6号线有一站名为崇明站，如果欣喜之下坐上此线就会出现啼笑皆非的结局：此站位于镇江句容，“崇明”其实是句容的一个街道。

跟着宋人吃梅花

■张沅杉

想象这样一幅场景：宾主尽欢的宴席上，鹅毛大雪净化了天地，寒冽中梅花的暗香却愈发清幽。这时有人突然“停杯投箸不能食”，却非“拔剑四顾心茫然”，而是揣着一碟白霜似的砂糖，急就院中雪地里那几株梅树下，蘸着糖吃梅花过瘾。

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幕，有“当事人”南宋诗人杨万里自己的诗作为证。诗的题目有趣，叫《庆长叔招饮一榻，未醺，雪声璀璨，即席走笔》。底下四句诗更有意思：“南烹北果聚君家，象箸冰盘物物佳。只有蔗霜分不得，老夫自要嚼梅花。”纵使玉盘珍馐，金樽佳酿，我却要独占一碟霜糖不放手——老夫就是要趁雪光映梅，借糖霜佐芳，大啖雪中梅花的滋味！

杨万里吃梅花的“事迹”远不止这一次，在他一生写下的约两百首梅花诗里，有不少都在津津乐道“啖梅”这件事。《夜饮以白糖嚼梅花》一诗里，哪怕清贫的诗人买不起下酒菜，也能够“剪雪作梅只堪嗅，点蜜如霜新可口。一花自可啜一杯，嚼尽寒花几杯酒”。空口吃刚摘下的梅花，必然略带苦涩，但如果以糖或者蜜点缀，那梅花的清香就适口怡人了。所以他又写了《蜜渍梅花》：“瓮澄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将梅花以雪水澄清，再以蜂蜜蜜渍——这样若有客人登门，一道待客的小菜就有了，所谓“寒春春夜夜未央，酒狂狂似醒时狂。吾人何用餐烟火，揉碎梅花和蜜霜”。而即使梅落枝头，也可以收集起来用来煮粥：“才看腊后得春晓，愁见风前作雪飘。脱蕊收将熬粥吃，落英风好当香醪。”淳熙元年(1174年)正月，杨万里将离开临安，友人在西湖边的刘寺为其饯行。一枝瓶梅梅花勾起了诗人的回忆——这是去年西湖湖畔万株梅花开成海，“醉登绝顶撼疏影”的视觉回忆，也同时激起了“掇叶餐花照冰井”的味觉回忆。

杨万里的“嗜梅花”饮食爱好，在宋代并不算小众。南宋刘翰有诗“小窗细嚼梅花蕊，吐出新诗字字香”。宋代陈著有“醉里送君何所有，嚼梅花碎写成吟”。南宋文人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被视为宋代舌尖清

雅美学的典范，其中就有梅花粥、梅花汤饼、蜜渍梅花、汤绽梅等梅花的详细食谱——为什么宋代文人如此钟情食梅花？要说“吃梅”，得先从“痴梅”说起。

梅花的栽培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露天栽种的分布集中在长江流域，以江南为绝对的主要地带。然而最早的梅树并不是为了赏花而种。商代《尚书·说命》里的一句“若作和羹，惟盐梅”，揭开我国古人种下梅树的最初用意，在于借用梅子的酸来调味。直到《西京杂记》记载西汉上林苑里出现“朱梅”“胭脂梅”等品种，才标志着观赏梅花开始从果梅中分化出来。

也是从江南之地起，开启了对梅花的审美时代。“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南北朝诗人陆凯折下早春江南一枝梅时，恰逢北上的驿使经过，于是委托驿使将梅花带给远在长安的故人，也因此随梅香写下了千古第一寄梅诗。世人逐渐爱上“香自苦寒来”的梅花，对梅花的审美在宋代时发展到巅峰：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关于梅花的极致物华之美；王安石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赋予梅花与别花不同的傲骨“人格”；蒋堂的“玉骨绝纤尘，前身清净身”将梅花凝固成禅意世界的回眸一景。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人们更将南渡后怀故土的哀思、坚守气节的家国情怀寄予梅花，如两宋之际名臣赵鼎的“阮上人遗千万里，江边花发两三枝。兵戈阻绝书难到，雪霰飘零雁去迟。跃马东风一回首，落英还与泪纷飞”。

许多食物的象征意向是从舌尖转向审美，梅花却恰恰相反：正是宋人对梅花的情感逐层递进，使得人们在情难自禁时想把它吃进肚里，好吸收梅花冰清风骨，吐气芬芳傲然——古时文人以“食露餐花”代表高洁人格的方式，或许源自屈原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以肯定的是，宋代“餐花”里梅花是主角。

梅花形色典雅，清香回韵悠长。作为中国人，醉心赏梅之余，免不了要问出那句刻在DNA里的问题：能吃吗？好吃吗？怎么吃？

梅花分为观赏梅和果梅，观赏梅



绿萼梅资料照片

其实是不能吃的。特别常被误认为梅花的“蜡梅”，花和叶中都含有蜡梅碱，这是一种绝对不能入口的神经毒素。至于属于蔷薇科的观赏梅花，花瓣小且苦涩，培植过程中又免不了喷洒农药防治病虫害，自然也不适宜入口。可以吃的梅花品种主要有药食两用的白梅花(也称绿萼梅)，入药能舒肝、化痰；还有果梅中花果兼用的品种如江梅，既可观花，其花也可食用。

那么梅花好吃吗？如果像古人那样试着嚼一朵绿萼梅，首先会有一股清冽的寒香直扑鼻腔，但香气消散后，口中感知的是类似杏仁的苦涩，以及麻舌的酸。所以宋朝人吃梅花，背后的精神追求远远大于美食享受，对梅花品鉴的着力点，其实都落在一个“香”字上。那要怎么吃梅花，才能扬长避短，突出一个“香”来呢？

宋代文人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道道食谱浸透了江南风味，在吃“梅”这件事上也给出了清晰的思路。一是以蜜浸花，去其苦，留其香。比如“蜜渍梅花”，剥少量梅子肉浸雪水，放入梅花发酵，再加蜂蜜腌渍，就是一道别有风味的下酒小食。林洪还特意指出，这就是杨万里诗里的“瓮澄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书里

另一种名为“汤绽梅”的蜜渍法可以说是极致风雅：用竹刀采摘将开未开的梅花花苞，小心以蜡蘸满花苞上下两端，把花苞放进蜜瓮里腌渍封存。等到夏天时，取两三只花苞放入杯盏中，缓缓注入热茶或热汤，梅花就会随热气缭绕绽放吐香。

第二种吃“梅”法，以梅花之形点缀。最简单的食法即梅粥，用雪水煮好的白粥里投入了色的梅花。似雪的白粥上浮着粉色梅花瓣，还未入口，眼睛先吃上“大餐”。《山家清供》在讲梅粥的做法前，又一次引用了杨万里的“脱蕊收将熬粥吃”。还有一道复杂却更有滋味的吃法，叫作“素醒冰冰”：把石花菜煮出胶，趁胶汁将凝未固时，投入十多枚梅花；等到琼脂凝固，梅花之美也在晶莹剔透中被定格；再把姜丝、橙肉捣烂成泥制酱，与胶冻一起食用。不论视觉还是口感，这道含有梅花的胶冻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好像凛寒中的梅香沁入心脾。

第三种食“梅”法，名为“梅花汤饼”，将梅花化为无形却有形。把白梅花、檀香末浸泡入味的加水加面粉揉面，擀成馄饨皮。用梅花形状的铁模具把面皮凿成片片梅花状。开水煮熟梅花汤片，放入清鸡汤里。林洪引诗评价它的滋味：“恍如孤山下，飞玉浮西湖。”